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9nB237

月幢了禪師語錄

清 了說　達最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次
  - 住雲南府石寶禪院語錄
  - 住貴州安順府靜隱禪院語錄
  - 小參
  - 廣錄
  - 茶話
  - 入室機緣
  - 勘驗機緣
  - 問答機緣
  - 法語
    - 示雪基禪人
    - 示皎月禪人
    - 示月浪禪人
    - 示孤燈禪人
    - 示祖鼻首座
    - 示一則禪人
    - 示楚雲首座
    - 示具眼禪人
    - 示遍容長老
    - 示湛水禪人
    - 示乳源西堂
    - 示帽霽禪人
    - 示聲遇禪人
    - 示達鑑黃居士
    - 示達尊善人
    - 示松石禪人
    - 示朗輝禪人
  - 行實
  - 頌古
  - 分燈
    - 雪基達師

- 劍端達祖
- 孤燈達智
- 祖鼻達最
- 楚雲達普
- 乳源達禪
- 醉舌皈湛
- 善權達位
- 義廓達玄
- 極乘道真
- 顯今達古
- 惟尊達自

◦ 書問

- 復冢宰鄧檀越
- 復府內眾檀越
- 復李道臺
- 復王月時文學
- 復果詹時文學
- 復羅平張教諭
- 上昭覺老人
- 復醉舌上座
- 復祖鼻上座
- 復江右葉居士
- 復楚雲上座
- 與達鑑居士
- 復顯今上座
- 復義廓上座
- 復晉公梅文學
- 復廣南陸居士
- 復子公居士
- 復司馬吳檀越
- 復宿石張居士
- 復黎平司李馮檀越
- 復鎮臺王檀越

◦ 讚

- 釋迦佛像
- 出山像
- 苦行佛像
- 觀音大士

- 普賢大士
- 達磨大師
- 本師老人讚
- 自讚

- 偈
  - 辭本師老人
  - 冬日別禹門眾友
  - 即事呈禹門
  - 寄友
  - 送大冶法兄
  - 復太僕寺蕭公
  - 壽華亭侯王公
  - 答太僕寺蕭公惠手爐
  - 示君正周居士
  - 示塗毒羅居士
  - 留別慧覺之石林庵
  - 與江城山最乘靜主
  - 別友
  - 號石蓮禪人
  - 送一則禪人
  - 號祖鼻上座
  - 號醉舌上座
  - 號楚雲上座
  - 示別癡書記
  - 即事示眾
  - 示楚雲西堂
  - 即事別宜陽
  - 送雪基上座代省
  - 送祖鼻首座之鳳翥
  - 施主請陞座師作困勢口占
  - 寄懶生法弟
  - 送楚雲首座之雙溪
  - 送祖鼻首座歸玉泉
  - 寄一乘老宿
  - 送楚雲首座歸圓通
  - 示廣南陸居士
  - 復金騰張道臺
  - 復如潢居士

- 贈壯猷黃居士
- 示三畏黃居士
- 贈瑞雲劉居士
- 示天水禪人
- 示成僊彭梓匠
- 復大一居士
- 魚龍道中喫撲口占
- 因天水牧牛頌不恰遂示之
- 寄再三禪人
- 寄溪聲法兄
- 病中偶占
- 月印山
- 浴池
- 點燈山
- 丈菊
- 遠鐘
- 避暑
- 宿高明寺有感
- 雪中次韻
- 除夕
- 鉏艸
- 次從軍行韻
- 七星峰
- 同司馬梁公石頭山晚眺
- 化戒衣
- 早梅
- 即事示眾
- 秋晚宿玉泉
- 汀聲
- 師子峰
- 水車
- 挂月樓
- 石筍
- 寄趙鎮臺
- 示悟心行者
- 別靜隱
- 住丹霞有感
- 雪中示眾

        - 送顯今上座
        - 復達權陶居士
        - 示中玄禪人
        - 示任庸趙居士
        - 示九有錢文學
        - 示達綱居士
        - 示達佛居士
        - 復司李馮檀越
        - 復馮夫人
        - 壽海岸居士
        - 山居
        - 法派
    - 歌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月幢了禪師語錄序

菩提達磨航海過東，早已帶水拖泥，無端面壁，惹得神光斷臂求安，信然剜肉作瘡，好事者謂之傳佛心印，孰知禍我震旦非淺鮮也。由是冤冤相酬，六傳至曹溪，符一花五葉之懸記，首以南嶽懷讓流通正眼，禍胎彌固，從可知矣。三十四傳至天童悟，逞轟雷掣電之機，棒喝交馳，時以為古今希遘，以為人天大患，又一見也。悟出破山明，明出丈雪醉，醉出幢師，一時濟美，非聞知於隔世者可同日語。唯師渾身毒氣，黑地昏天，倒歷祖窠臼，斷諸方命根，驀與棒，熱與喝，驅馳龍象，直指風規，盡喪於無面孔老漢手裏，宜乎窟中獅子之讖，振起雞足迦葉之風。一日，獲師語錄，未展卷時，余擬為塗抹太虛，恐見異於木人，及讀之，不禁白汗如霰，倏焉中毒，伸腳無畏，床上作驢年夢也。但涉見聞，失命喪身，凡具鼻孔者，珍重聲前句子，免累吾師舌頭拖地。

姑蘇寒山弟子徐士煒薰沐書

月幢了禪師語錄目次

卷一
　上堂
卷二
　小參
　廣錄
　入室機緣
　勘驗機緣
　問答機緣
　法語
　行實
卷三
　頌古
　分燈
　書問
　諸讚
卷四
　偈
　歌

目錄(終)
月幢了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達最等編

師於庚子年三月十四日，護法禹洪王公、明宇楊公等，請住雲南府石寶禪院。
三門。云：「盡無量無邊世界、無量無邊虛空界，以至通身遍身總是箇剎。且道門在甚處？」卓拄杖，云：「八字打開。」便進。
據室。「摩竭掩室，毘耶杜口，石鞏張弓，禾山打鼓。且新長老作麼生施設？一任銅頭鐵額，也須棒棒見血。」
接法衣上堂。師指法座云：「寶華王座，祖佛共登，即之則掀翻大地，離之則坐斷古今。然雖如是了，上座今日撥轉去也。」喝一喝便陞，拈香云：「此瓣香光聯八表，氣貫三才，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皇風超日月，睿算等乾坤。」次拈云：「此瓣香能舒能卷，能塞能通，爇向爐中，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官僚，伏願福基永固，德用深洪。」又拈云：「此瓣香放去充破三界，收來不立纖塵，爇向爐中，奉為請主王公、楊公，併本郡紳士、護法等，伏願齊成佛道，共證菩提。」又拈云：「此瓣香黑漆桶裏收藏，明眼人前拈出，此是第一回爇向爐中，供養陜西漢中府靜明禪院傳曹溪正脈第三十六世本師丈雪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舉起法衣云：「大眾見麼？此是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從別處得來，今對人天眾前拈出。論其結處，舉世莫測；究其展處，文彩全彰。既然如是，且為國開堂，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頓超諸佛祖師意，仰祝吾皇萬億春。」復舉：「法燈和尚云：『山僧卑志，本欲深棲巖穴，隱遯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為他了卻。』時有僧問：『如何是未了底公案？』燈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甚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你。』山僧志亦如斯，奈靜明老人亦有未了底公案，今荷聖明福庇，理應直下承當，同建法幢，共立宗旨，殊勝中顯殊勝，奇特中顯奇特，所謂一為無量，無量為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以憑仗聖恩為他了卻。眾中若有箇漢出來問：『如何是未了公案？』劈脊便棒。更問：『過在甚麼處？』向他道：『再犯不容。』」卓拄杖，下座。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立兩序，上堂。「今朝冬月九，虛空忽開口，欲得宗風常不墜，須勞大眾伸隻手。雖然如是，要且拄杖子在山僧手裏。」卓一卓，下座。

秉拂，上堂。「昨日舊年尾，今日新年頭，在處激揚，各揮本有。禹門院裏養得一隻水牯牛，眼如滄海，口似龍舟，今疆推出，打污身首，驚起無位真人，走向三千里外，高聲云：『好不識羞。』了上座秖得唯唯而退。」召眾云：「且道是何意旨？」良久，云：「委悉麼？」卓拄杖，下座。

住貴州安順府靜隱禪院

達鑑黃居士請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拈拄杖〇云：「虛空時證得了也，作麼生是無是無非底法？莫不是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是無是無非法麼？且喜沒交涉。莫不是迦葉召阿難、難應諾，是無是無非法麼？且喜沒交涉。莫不是德山棒、臨濟喝，是無是無非法麼？且喜沒交涉。莫不是禾山打鼓、石鞏張弓，是無是無非法麼？且喜沒交涉。既總沒交涉，可以將一莖艸作丈六金身用、可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艸用，是謂一即一切法、一切法即一。今承達鑑黃公來山營齋設供，請山僧鼓兩片皮、掉三寸舌，作箇通事人說此無是無非法，以作千百劫不易之津梁、證億萬世無生之法忍。還委悉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浴佛，上堂。「金翅鳥王來也，有不惜性命者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劈頭一棒，僧擬進語，師連打兩棒。又一僧出，拂袖歸眾，師云：「喪卻了也。」乃云：「道無不無，道有不有，今日惡水驀頭澆，也是面南看北斗。今承黃公、張公來山辦供，請山僧說幾句澹話，以光法門，用布遠因。山僧自揣無處啟口、無處較量，止有一偈以塞來命：『生本不生，滅更不滅，當下了明，是第二月。』」

上堂。「東勝神洲打鼓，靜隱院裏上堂，若有當機解領，管取世上無雙。有麼？有麼？有世界，以香飯為佛事；有世界，以音聲為佛事；有世界，以寂默為佛事；有世界，以出入息為佛事。且道山僧者裏以何為佛事？」以拄杖〇，云：「見麼？」卓一卓，云：「聞麼？直饒聞見分明，畢竟是箇甚麼？」復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落髮僧，請上堂。「箇事無形段，何俗復何僧？譬如海底月，亦如鏡中影，觸之即在，背之難取。珍重！諸仁者，切莫龍頭蛇尾。」下座。

說戒，上堂。「以一為萬，以萬為一，置之毛頭，莫以識識。識既不識，畢竟如何度袈裟？」云：「逢人切莫錯舉。」

臘八，上堂。「堪笑老瞿曇，忒煞沒僩[仁-二+(天/韭)]。殃及不肖兒孫，平地無風匝匝。秖知夜睹明星，卻將兩眼刺。瞎瞎瞎，萬

劫千生屑難拔。」
因事，上堂。「鏡中像，海底月，眼見最分明，秖是難收攝。縱收攝，舉似明眼人不得。」
辭眾，上堂。「威音王已前，了上座如三家村裏石土地相似；威音王已後，如古廟裏石香爐相似。即今漸以拄杖橫肩。」云：「椰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上堂。「靜隱有一關，無人能得破，縱具通身眼，沒他下手處。」復云：「大無邊表，細無毫末，者裏佛也難親，祖也退卻。」時西堂云：「官不容鍼，私通車馬。」師云：「弄潮須是弄潮人。」下座。
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包括五須彌，吐納大千界。釋迦彌勒無地容身，文殊普賢有意難解。生死涅槃劃斷，真如佛性捉敗。雖然如是，諸人切忌笑怪。」喝一喝，下座。
說戒，上堂。「心無異立，法無異源，戒無異授，禪無異參。直饒向淨裸裸處承當，已是滯殼迷封；更從活鱍鱍地領略，早已拖泥帶水。還委悉麼？設或未然，引受戒者出眾說破。」
昭覺老人書到，上堂。拈香畢，捧起書云：「若論此事，直得鍼答不入，斧劈不開。既然如是，且作麼生與老人相見？」震威一喝便開。讀畢，乃云：「見即見了，合作麼生斷者公案？」復喝云：「山僧自斷去也。」遂歸方丈。
辭眾，上堂。「此日高登野岸頭，犁耙債滿竟無憂，雲絲月餌收歸去，任性東西南北遊。」
順治辛丑，友彝黃檀越請住黃平南明禪院。師至方丈據坐，云：「一任西天佛祖到來，也須目瞪口呿；假饒七穿八穴底至此，難免手慌腳亂。不是神通妙用，要且法爾如然。」拈拄杖一齊打散。
挂板。云：「懸之空中，統乎上下，把斷佛祖要津，豈容當機著價？」
結制，上堂。拈香祝聖罷，次拈香，云：「者瓣香，冀掃堆頭得來，光明殿裏拈出，此是第二回爇向爐中，供養現住四川成都府昭覺禪院丈雪大和尚，用酬毒手深恩。」斂衣敷坐。上首白椎竟，師云：「有解有結，墮坑落塹；無解無結，墮塹落坑。直饒有人聞恁麼說，憤性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眾，臭罵南明一上，山僧向他道：『墮，墮，墮。』」驀召大眾，云：「解結且置，即今三箇墮字作麼生商量？」良久，云：「欲會其中真受用，除非身帶反魂香。」
開爐，上堂。僧問：「如何是者箇事？」師云：「進前來。」進云：「如何是那箇事？」師云：「退後三步。」進云：「如何是和

尚底事？」師便喝，乃云：「天地為爐為鎚，日月作煤作炭，鍛取鐵額銅頭，當下直要了辦。」喝一喝，下座。
上堂。師以拂子作吹笛勢，云：「有知音識調者麼？」僧問：「如何是混沌未分消息？」師以拄杖〇。進云：「分後如何？」師便打。進云：「生成鼻孔。」師復打。乃云：「十五日已前，如日照山川；十五日已後，鐵蛇鑽不透；正當十五日，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汝等諸人作麼生委悉？」良久，云：「莫道不疑好。」
上堂。「南明有口也難言，坐斷千差不值錢，今對人天陳絡索，直教切切悟心田。心田悟，無邊苦海該甘露，髑髏特地契根源，有甚魔王與佛祖？」拈拄杖示眾云：「佛在者裏，魔王又在甚處？」時乳源云：「者裏佛也容不得。」師擲拄杖云：「駭殺人。」
立春，上堂。問：「如何是南明境？」師云：「拄杖長七尺。」「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山僧眼不花。」「人境俱不立時如何？」師云：「速退，速退。」僧便喝，師便打。驀呈拄杖，云：「春風解凍。」橫按拄杖，云：「百艸萌芽。」靠拄杖，云：「直得燈籠露柱，無端特地眼花。」擲拄杖，下座。
上堂。「寸步不移而遊遍剎塵國土，半字不宣而演出海藏靈文。如是則去來不以相，動靜不以心。動靜既不以心，喚作行不得，喚作住不得，喚作坐不得，喚作臥不得，可謂常光獨露，迥脫無依。且不落依倚一句作麼生道？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因雪，上堂。「虎豹豺狼絕跡，狐兔麂鹿無蹤，直得西天張二麻與東海李鬍子有信不能通，致使漁翁把釣封，南明終不與伊通。」召眾云：「且道明甚麼邊事？還會麼？」擲拄杖，云：「塞。」
除夕，上堂。驀呈拄杖，云：「看！看！有善戰者出來相見。」問：「天地未分，如何是某甲底面目？」師云：「勘破了。」乃云：「三百六十日已滿，堪笑世人隨世轉。木上座，不順情，佛及眾生穿一串，急急教悟本來面，坦然不墮此坑漸。參。」
人日，上堂。「屈指數來正月七，天下通稱是人日，惟有南明不恁麼，普請大眾當著力。若著力，三十年後知端的。」
元宵，追嚴，上堂。問：「如何是直指？」師云：「早道了也。」進云：「恁麼則內外宗親箇箇證佛、證祖。」師便打，乃云：「火樹光天地，龍燈耀大千，蠢動都是佛，濁土盡成蓮，石頭土塊鼓舞，盲龜跛鱉忻歡。」遂以拄杖指靈几，云：「見麼？有眼者見。」喝一喝，云：「聞麼？有耳者聞。諸人！既見、既聞，且如何是超凡入聖底消息？柳垂金，梅吐白，逗到今日元宵節。」
清明，上堂。「春風拂拂，春山漸青；春日融融，春鳥催耕。路上行人且歌且笑，山頂墓前誤認本根，南明無事倚欄聽。」驀召大眾，云：「且道聽箇甚麼？門外春水白如銀。」

解制，上堂。以拂子〇云：「結卻布袋頭，牛兒馬子盡該收。」復以拂子云：「打開布袋口，天上人間任去走。然雖如是，汝等諸人去到諸方，逢人切莫錯舉。」

師住玉山，四月八日，眾檀越請上堂。指法座云：「諸法空為座，是甚麼人境界？」喝一喝，便陞。拈香祝聖罷，次拈云：「者瓣香，今古不能喻其源，人天何以悉其用？此是第三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西蜀成都昭覺禪院丈雪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敷坐。白椎竟，師云：「適纔鐘未鳴、鼓未響、眾未集、座未陞，早已露布了也。若向椎下見得，未免落七落八。更有見而未了、疑而未釋者，請出來相會。」僧問：「時當浴佛，法雨普潤，如何是誕生悉達？」師良 久，云：「會麼？」進云：「玉泉池裏浴金軀，元來秖是者箇漢。」師云：「莫錯認。」進云：「爭奈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師便打，乃云：「今朝四月八，天下叢林浴悉達，指天指地獨稱尊，雲門一棒要打殺，山僧不共與麼行，單單贏得一頭滑。」喝一喝，下座。

薦嚴，上堂。「我有一訣，如日如月，若然不會，問取彌勒。有善會底麼？」眾無對。乃云：「時逢四月初九，遍地髑髏開口，咸云不生不死，更謂非無非有。」遂以拄杖指靈几，云：「今日述崎鄒檀越來山僧拄杖頭上現大人相，放光動地，永絕去留。」卓拄杖，云：「不離當處證真常，一一面南看北斗。」

上堂。「乾屎橛，麻三斤，透之無路，閡塞殺人。者裏一刀兩段，不枉來入我門。如其前念弗息，後念又生，作麼生勦絕？」以拄杖劃一劃，下座。

浴佛，上堂。驀呈拄杖，云：「惡水一年澆一度。」放拄杖，云：「山僧今日不解顧。」爇檀片，云：「百雜碎了也。」擲拂子，云：「一馬生三寅。」

師住龍泉山，上堂。拈香祝聖罷，次拈云：「此一瓣香，名不得而立，相不得而生，此是第四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四川成都昭覺禪院丈雪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敷坐。白椎竟，師舉拄杖云：「若以眼觀則瞎，以耳觀則聾，以鼻觀則塞，以舌觀則縮，以心意識觀無你湊泊處。還有善觀者麼？若無，山僧今日痛施法藥，三世諸佛盡作參徒，正令全提，萬象森羅咸為役使，非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所謂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且福國庇民一句作麼生道？萬邦有道歸王化，一句無私賀太平。」

上堂。「即心即佛，已示了也。」又云：「非心非佛，亦示了也。」更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示了也。此是從上祖

師說到極頭處。若更說心，則心外有心；說佛，則佛外有佛。秖須從腳跟下推到無所推處，正好著力。參！」
上堂。舉拂子召大眾，云：「天地之根。」擊拂子，云：「諸佛之母。汝等三頭六臂，老僧在你腳底。」擲拂子，下座。
上堂。豎起拂子，云：「佛未出世時，還有者箇也無？佛出世後，者箇又在甚麼處？倘若未見，已是不快漆桶；者裏見得，亦是不快漆桶。今日是我劍端上座母難之辰，不免絡索助伊發機。眾中若有箇出來道：『我會也。』秖向他道：『也是不快漆桶。』」
上堂，維那白椎竟，師云：「切忌自顢頇。」良久，云：「有不顢頇底，出來相見。」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如何是現前底事？」師云：「無孔鐵鎚當面擲。」僧舉起坐具，進三步，師便打，僧喝，師又打，乃云：「十五日已前，猛雨浸不溼；十五日已後，鐵鎚打不破；正當十五日，人天普集，萬象同懽。今承騰宇劉檀越得得來山辦供，請山僧登法王座，展鐵牛機，眾中有識牛者麼？」眾無語，師云：「活驚殺，活笑殺。」
臘八，上堂。「六載勤勞，打失布袋，賺卻許多人，漆桶仍舊不快，靈山夜半日頭曬。」喝一喝，下座。
立僧，上堂。「杖倚閒雲歲月深，了無聲色與人尋，龍泉黑業風飄蕩，惹得烏藤出萬岑。且喚甚麼作黑風？」度拂子與劍端首座，云：「逢人切莫錯舉。」
上堂，舉：「雪巖遠祖云：『海水不可斗量，虛空不可尺度，淨地不可撒沙，爛泥不可著腳。』不肖 兒孫又且不然，海水可以斗量，虛空可以尺度，淨地可以撒沙，爛泥可以著腳。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遂拍手，云：「摘楊花，摘楊花。」
康熙丙午九月廿一日，師受安龍鎮王檀越請，住玉泉禪院。拈帖云：「香爐匙筯總是家裏底事，擲之三千里外又且何妨？然雖如是，也須知事宣過始得。」
入院。云：「無意道人之意，無門解脫之門，無意又無門，且從甚麼處入？渾身在裏許。」便進。
佛殿。云：「似真像假，似假像真，合眼禮你三拜，不免換卻元辰。」便拜。
伽藍。云：「護法不如護己，護己則無一法。珍重！珍重！」
據室。云：「諸佛列祖到者裏也須卷舌，且道利害在甚麼處？」拈拄杖一齊打散。
上堂。拈香祝聖罷，次拈云：「此一瓣香，自從蹋破草鞋，一旦親蒙印可，此是第五回拈出，供養成都府昭覺丈雪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敷坐。白椎竟，問：「昨日蘭溪，今朝玉泉，如何是

地頭底事？」師云：「退後著。」進云：「不解隨人腳跟轉。」師便打，乃云：「道無異徑，理絕殊途，言是則無一不是，言非則無一不非，者裏是非俱剷、理事圓融，直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正恁麼時，且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九萬里鵬纔展翼，百千年鶴便翱翔。」

防禦王公送衣帽至，上堂。「頂新帽，穿新衣，著新鞋，子細思量，秖是令人不該。」遂顧視左右，云：「且道為甚如此？」起身合掌，云：「難消。」

結制，上堂。「祖令當行，人天喪膽，有不惜性命者麼？」顯首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樓至即不問，未審威音王參見甚麼人？」師便打，座一喝，師云：「你道是那一箇？」座又喝，師連打兩棒，座拂袖歸眾。問：「未見和尚前，和尚在學人肚裏；已見和尚後，和尚在學人當面。肚裏底是？當面底是？」師云：「還我性命來。」士無語，師連打兩棒。問：「如何是玉泉境？」師云：「萬壽山宜天地準。」「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眼見耳聞。」僧禮拜，師便打，乃云：「大道沒影蹤，非結亦非解，答定腳頭直教徹，此中大有好光彩。」又云：「今朝十月十五，會集人天共語，不容分外提持，秖許腳跟薦取，推倒真如法界，掃蕩諸佛列祖。直須心心相照，則無一事不合天地；念念相依，則無一理不貫古今。茲承王檀越開此無遮勝會，請山僧陞座，向人天眾前唱無說之說、演不言之言，山僧秖得厚著臉皮，說幾句澹話以酬所請。汝等諸人參須真參、悟須實悟，庶不虛今日相聚。珍重。」

薦嚴，上堂。「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沒，細細躊躇太反覆，不如洗腳上繩床，管甚麼天？管甚麼地？拳作枕兒只獨宿。」驀召大眾，云：「當此之際，且道姜文達、陳氏、舒廷紀、石氏還有安身立命處也無？片片白雲去復留，看來隊隊黃金骨。」

薦嚴，上堂。拈拄杖云：「見麼？滿眼本非色。」喝一喝云：「聞麼？滿耳本非聲。既非聲，又非色，合作麼生是邢斯道宗親底面目？」喝一喝云：「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復舉：「天童老和尚云：『擬欲參禪圖脫生死，已錯了也；不擬參禪圖脫生死，又錯了也。』玉泉又且不然，擬欲參禪圖脫生死恰是，不擬參禪圖脫生死更是。」召眾云：「天童恁麼道，玉泉恁麼舉，且道還有優劣也無？」拍禪床云：「參。」

上堂。「今朝十一月廿七，副府疆請討巴鼻。若有銅頭鐵額者，不妨出眾通消息。有麼？有麼？」問：「如何是體中玄？」師云：「眉毛眼上橫。」「如何是句中玄？」師云：「一腳蹋兩邊。」「如何是玄中玄？」師便打，乃云：「玄玄玄，破五作三；妙妙妙，呼雞作鷂。撞著寒山拾得淨，盡掃玉泉不惜兩莖眉。告報諸人

莫妄造，若妄造，晴天霹靂當頭糾。且現前受用作麼生道？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登庸趙居士薦嚴，上堂。「昨日三十今初一，露盡人間閒消息，生死茫茫未徹頭，戴角披毛無休日，回頭一蹋直到家，威音王佛亦無比。」
薦嚴，上堂。「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既都不知，生死本無定體，生亦無生相、死亦無死相，過去也如是、現在也如是、未來也如是，且憑甚麼力到恁麼地？目前證得金剛體，馮氏祖禰親授記。」
臘八，上堂。舉拄杖，云：「爭奈無人領荷？設有領荷得底，未免頭破腦裂。有麼？有麼？」問：「棒喝交馳，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師云：「叫汝莫當頭。」僧進前一步，師劈頭便打，乃云：「子夜星斗懸，瞎驢得授記，雲門打殺伊，玉泉不鈍置。」震威一喝，云：「還見釋迦老子立地處麼？」復喝兩喝。「今承一如居士辦供，請山僧登座，向人天眾前作箇通事，行不行之令、舉不舉之談，且超越一句又作麼生？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
月幢了禪師語錄第一

月幢了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達最等編

小參

「舉今舉古，沉埋佛祖；談心談性，錯過自家。到者裏，道有不得、道無不得、道非有不得、道非無不得、道非非有不得、道非非無不得，畢竟如何？」良久，云：「不得，不得。」

閱藏，小參。「者箇事如千日並照，秖是無你下手處、無你證入處，於無證入處別立一機，猶隔大千在。明晨開演海藏，欽祝聖域，今日事不獲已，與諸禪德預通消息，要知此經不在文句上、不在視聽上、不在寂默上、不在博采上，即雷動風行豈不是經？鴉鳴鵲噪豈不是經？日往月來豈不是經？雖然如是，諸人若作此會，一棒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

小參。「了上座昨夜入艸求人，並無些子影響，而今一網俱收，有解[跳-兆+孛]跳底試出來看。」問：「多年功行今已圓，度驢度馬滿前川，且道驢馬作麼生度？」師云：「寶劍逼人寒。」僧拂袖退，師便打，乃云：「月月有十四，月月有三十，大家共聚首，且道承誰力？」良久，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小參。「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山青水綠，星明月皎。有時把住，釋迦無潛身之路、彌勒無退後之門；有時放行，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道無，爭奈萬物樅然；道有，一毫動著不得。且不落有無一句作麼生道？」時西堂纔出，師便歸方丈。

小參。「說禪說道，望空啟告；說佛說心，喚假作真。南明不入者保社，豈肯誤認生平？設有箇英靈底聞恁麼道，把山僧拽出三門外爛搥一頓，我道：『汝也不枉到南明。』」

小參。「趙州茶，雲門餅，楊岐驢子威猛，曹山木蛇惺惺。」召眾，云：「且道與南明案山子相去多少？」眾無對。師喝一喝，云：「切忌瞌睡。」

除歲，小參。「古人烹露地白牛分歲，蘭溪者裏無歲可分，亦無白牛可烹，秖是燒松蓬、剔慧燈，門前爆竹兩三聲。」驀召大眾，云：「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良久，云：「知音不必頻頻舉，達者從教暗裏驚。」

小參。「者箇事，直饒通身是口，也無他說處；通身是眼，也無他視處；通身是耳，也無他聽處；通身是鼻，也無他嗅處；通身是手，也無他指處；通身是腳，也無他行處。不見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山

僧又不然，設有箇出來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秖向他道：『且忌口著。』諸人若在者裏討得下落，來方丈通箇消息。」

廣錄

節度使范崇書問云：「不佞切於宗乘，無由一睹，請和尚方便。」師以偈答云：「息心甘自陷，著有還差互。兩道眉高著，一條脊直豎。正如井覷驢，莫將心戀悟。欲見本來人，緊恰好照顧。」范感悟，因讀破山師翁語錄，至「一點明星刺眼開，輝天鑑地歎奇哉。當時想是無禪客，若有和聲打落腮。」於此致疑，錄出請決於師，復答偈云：「點鐵成金在霎時，聖凡不二此何疑？此疑一涉程千里，秖許親親獨自知。」遂深契之。崇李公謝云：「撫臺覽偈大悅，言欲修行，不能斷辛。」師云：「修行不在斷辛。」公曰：「撫臺萬民所賴，修行不得。」師云：「撫臺得，卻是居士不得。」公遂禮拜，求開示。師云：「欲了生死，參悟為最。不知生之來處、死之去處，豈可不疑？不疑則不悟，不悟則如地無種，何處有收？更或隨波逐浪，馬腹驢胎，阿誰免得？所以古人教人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疑來疑去，忽然疑團打破，生也是者箇、死也是者箇，如珠走盤、如盤走珠，豈不快哉？」公作禮而去。

茶話

「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大眾普喫茶，切忌打溼口。若也打溼口，拄杖劈脊摟。」
「雲衲叢叢，聚頭箇箇。毛生板齒，吞跳栗棘。金剛全然，不挂些子。雖然如是，也要向[中-口+〇]薦取。」
「楊岐栗棘蓬……」豎拂，云：「靜隱龜毛拂，縱有解吞吐，也須白汗出。」良久，云：「還有恁麼人麼？」時維那吹滅燭，師云：「緊妨噎殺。」
「光明赫奕，無少無欠。覷著則兩眼俱瞎，咬著則咽喉齊斷。設有箇不挂唇齒底，也秖救取一半。」
「今日值端午，大眾休別睹。若別睹，靜隱山中出艾虎。」

入室機緣

首座入，師云：「者裏還有賓主麼？」座喝云：「是賓？是主？」師打，座拂袖歸眾，師云：「了。」

西堂入，師云：「兩堂下喝，畢竟誰是？」堂云：「二俱不是。」師連打兩棒。堂云：「如是！如是！」師直打出。
僧入，師以拄杖左邊指云：「且向者邊著。」僧便行。師云：「你又恁麼去那？」僧喝，師直打出。

勘驗機緣

楚雲參，師云：「甚處來？」云：「澧江。」師云：「止和尚有甚言句？」云：「有甚言句？」師云：「恁麼汝不從那邊來？」云：「和尚猶是者邊漢。」師微笑。
僧參，師云：「把斷咽喉作麼生道？」云：「某甲不道。」師直打出。
問僧：「甚處來？」云：「雞足。」師云：「迦葉與你道甚麼？」僧茫然。師云：「空走一回。」
問僧：「南泉斬貓，汝作麼會？」云：「血流三千里。」師連棒打出。
醉舌參，師云：「未跨門時三十棒，汝作麼領略？」舌便喝，師云：「維摩一默又作麼生？」舌拂趴具便出，師云：「未在。」一日，召云：「吾有一事，汝作麼承當？」舌喝，師云：「汝再道看。」云：「道破則不堪。」拂袖便出，師可之。
問僧：「那裏來？」曰：「六詔。」師云：「甚處住？」曰：「無住處。」師云：「亂走作麼？」僧無語。師顧侍者云：「將茶與伊溼口。」
善權辭，師豎拄杖云：「不可喚作拄杖，汝作麼生？」權便喝。師云：「鐵蛇橫古路，作麼生過？」權拂袖出，師把住云：「道得即去。」權云：「教某甲道甚麼？」師噓一聲。
雪基齎靜明老人書至，師捧起問云：「者是老人字麼？」曰：「是。」師云：「在甚處著畫？」曰：「在者裏。」師云：「放子三十棒。」曰：「過在甚處？」師云：「向下文長。」
僧參，師云：「有言非究竟，無言究竟非。速道！」僧茫然，師云：「終非究竟。」
師召僧，僧至，師連棒打云：「逐色隨聲漢，不打更待何時？」
極乘參，師云：「如何是佛法大意？」乘喝，師云：「心佛俱非，你作麼生曰一任縱橫？」師云：「玄沙道底。」曰：「者裏的是徹頭處。」師直打出。
顯今參，師云：「汝從南華來，有甚言句？」曰：「正要和尚疑著。」師云：「疑箇甚麼？」顯便喝。師云：「莫是者一喝麼？」曰：「被和尚勘破。」師微笑。

師詣造衣處，拈起一塊問顯：「今者箇從前千頭萬緒，因甚得成片去？」曰：「不識。」師云：「為甚不識？」曰：「一任卜 度。」師隨聲掌云：「卜 度箇甚麼？」顯遽答曰：「不勞註腳。」師直打出。

問答機緣

僧問：「和尚教參活句，如何即是？」師便打，僧擬議，師云：「為甚又逐死句？」

三目禪師乞牧牛頌，師云：「須用自家底始得。」曰：「也要看過。」師云：「用看作麼？」目擬舉拂子，師云：「早已勘破了。」目作色，師笑而出。

禹門老人耑使送法衣至，師拈香禮拜，云：「老大箇漢，時節也不識。」僧云：「此是好事。」師云：「好事不如無。」

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合取狗口。」士罔措。時聞板聲，師云：「喫粥去。」

士問：「古聖運神通，未審神通作麼生運？」師云：「幸得居士到者裏。」

士問：「天龍豎指，和尚豎拳，是同是別？」師云：「春蘭秋菊。」

僧問：「承和尚示南泉斬貓意旨，某鈍滯連日。」師掌云：「者野狐精。」僧與師一推，云：「瞞不得，瞞不得。」便出。

尚書扶檀越入山，云：「求為弟子，得麼？」師云：「不得。」曰：「如何即得？」師云：「無你承當處。」

僧問：「如何是和尚心要？」師云：「無孔鐵鎚當面擲。」曰：「如何得入？」師云：「看腳下。」曰：「如何是向上事？」師云：「眨上眉毛，早已蹉過。」曰：「如何是作止任滅？」師云：「截。」曰：「如何是閉門打睡，接上上機？」師云：「奈汝在門外何！」

官人問：「語言文字猶落言詮，望和尚指示。」師云：「指示更落言詮。」官禮拜，師云：「好與三十棒。」

惺庵問：「蒙開示後，至今兩頭不著。」師云：「你向甚處安身立命？」庵罔測，師喝出。

士問：「千載奇逢，求和尚一言半句。」師云：「坐卻舌頭。」

督捕戴公入山，問：「弟子於世間經史靡不精通。」師驀豎拂子，云：「通得者箇麼？」公罔測。師云：「將謂，將謂。」

金騰道張公入山，問云：「弟子進堂同住，得麼？」師云：「看居士作麼？」進曰：「假如進了，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也不放

過。」
僧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云：「汝將心來。」僧無對。師云：「恁麼即降伏也。」
師偶閉戶，一眾驚疑，太府李公請出，師云：「我者裏上至三十三天，下至無量無邊世界，和我八萬四千毛孔總是箇關，你道在甚處出入？」西堂云：「看腳下。」師便開。
達鑑居士冒雨入山作禮，師云：「殃及居士，拖泥帶水。」曰：「不曾溼。」師云：「又拖了一身也。」
問僧：「人人本有，為甚茫然不曉？」曰：「咬著，蹋著。」師以拂子〇云：「者箇還蹋著也未？」僧繞一匝，師云：「失。」
俗士問云：「弟子久慕高明，奈紅塵擺不脫。」師云：「為甚到者裏？」士無語，師云：「果然擺不脫。」
僧問：「如何是袈裟下事？」師以杖指云：「且向者裏著。」時九有錢文學不出眾，云：「不隨和尚腳跟轉。」師云：「瞎。」曰：「盡大地是一隻眼。」師云：「瞎！瞎！」
朗玄問：「某特來求和尚分付。」師云：「分付則頭上安頭。」曰：「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須借春風力。」師云：「此時冬景，何得言春？」朗無對。
師赴齋回，居士送云：「弟子送和尚到者裏，和尚送弟子歸何處？」師云：「禮拜著。」士便拜，師云：「在何處？」士罔測，師便打。
僧問：「生死向何處了？」師云：「燈光明似日。」
士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隨便喝，士作禮云：「謝和尚慈悲。」師云：「你道是箇甚麼？」士云：「穿衣喫飯。」師云：「不是，不是。」

法語

示雪基禪人

雪基上人懷古德之志，味善財之風，不惜形骸，雲瓢雪笠，涉水登山，遍參天童、雪門、黃檗及我昭覺老人。經今不自歇心，與余共居，一味乾爆爆地，直教全身放下，勿助勿忘，水到自然渠成。設使東秦西楚，朝南暮北，與道遠也。思之。

示皎月禪人

衲僧家須發勇為心，立決定志，如百戰場中拒敵。倘稍有失計，縱聖力匡扶，亦不勝任。今山野不惜眉毛絡索，語汝須捨逸趨勞，立下死心做去。毋論徹與不徹，著著向釋迦眉睫上斫斧，彌勒開顏處揮斤。若無者番手眼，依舊黑漫漫地。

示月浪禪人

欲脫生死，必將父母未生前事，提挈到佛不能親、祖不能近了沒巴鼻處。則知參學事業，猶是錦上堆花；傳佛心印，亦是好肉剜瘡。汝若到此田地，始信恁麼說話。其或未然，當以勇銳志，單刀直入。

示孤燈禪人

孤燈禪人從江右至蜀，欲了本分，萬里參尋知識。殊不知本地風光，秖在穿衣喫飯時、運水搬柴處，何嘗昧卻？但古人弄巧成拙，把箇鐵饅首，教末代兒孫晝參夜參，參到計窮力極，始有相應地。山野大不然，眾生本不迷，諸佛何嘗悟？若道悟，是謗如來；倘言迷，又欺自己。須知古德三登九上，是自起自倒。

示祖鼻首座

教外別傳之旨，未嘗有一法與人，亦未嘗令人承領，如壁立萬仞，似白日青天。所以臨濟佛來也喝，祖來也喝；德山佛來也打，祖來也打。汝向後若把茆蓋頂，直須總不恁麼去。且道如何即是？咄！

示一則禪人

此事如登極頂。亦似太陽初昇。愈行愈不盡、愈出愈光明，少涉思惟，自取喪身之兆。了上座恁麼說，如向虛空裏挖孔、深淵中摸月。若有佛法商量，不惟埋沒先聖。何故？三十年後。

示楚雲首座

禪和蹋遍天涯，參遍諸方，向孤峰絕頂上三二十年飽風飽雨，要與佛祖作隊，硬赳赳地、孤迥迥地，一任龍天推出，猶然不顧，始有出群超格分。

示具眼禪人

做禪和子，務要手腳貼實，將前所見所聞，一併拋向無陰陽地上，於行住坐臥時，諄諄切切，不要放過，一任逆順境界，都盧不管。如斯體理卓卓，有出身路，始有參學分。

示遍容長老

遍容長老，與吾師翁契久。今日覓吾幾字，也是無醜圖醜。我欲讚公，公無何有。我若罵公，公非少口。呵呵！幸得覿面不相逢，相逢定要劈脊摟。

示湛水禪人

禹門、茆坡兩戰不勝，便心憤憤，束包萬里，向劍刃上、烽煙中橫鑽直闖，不顧性命而來安龍，欲與佛祖為冤，氣壓諸方而去，不知放下蒲團，勝負之心一時冰消瓦解，如靠銀山鐵壁。到此信知安龍無法與人商量、無禪與人計較。既無法，又無禪，乃執筆云：者箇漸？他時異日切忌作佛法見、作禪道見。若作此見，一棒打折驢腰，莫言不道。

示乳源西堂

從上古德擔當此任，莫不從因地上打起精神，所以六年苦行而明此一段大事，斷臂立雪而了此一段正因，負石蹋碓而完此一段勝量。汝既隨吾左右，歷盡險岸，幾經鞴爐，卒風暴雨靡不相加，待異日向孤峰絕頂處忽爾推出，始知酬前萬倍。幸甚！

示帽霽禪人

佛法兩字，山僧固難啟齒，亦難下筆。何故？山僧不知有佛，不知有法，更不知有眾生。唯不知有佛法眾生，所以據條白棒，是佛也打，是祖也打，問也打，不問也打，管教一刀兩斷，勿起第二念。

示聲遇禪人

古德高流，腰包荷笠，千山萬水，幾費勤勞。向大爐鞴，不顧性命，千鍛萬鍊，直要鎔成箇器。所以年深月遠，辛苦亦安，終不畏

難。忽一日觸著磕著，自是驚天徹地。

示達鑑黃居士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已。居士諄諄求老僧法語，早已曲了也。若得不曲，直須回光反覆自看，賞刑賞罰處也自看，驅奴使婢時也自看，村歌社飲時也自看，喜怒哀樂時也自看，解帶脫衣時也自看，然後看得知覺全無、生死雙泯，菩提涅槃、真如解脫了無所得。於無所得處，全體即心即佛。如是見得徹、把得定，即火宅塵勞，翻為清涼寶所；刀山劍樹，悉是玉蕊瓊枝。其或不爾，馬面牛頭，依然猶在。

示達尊善人

信為道源功德母，信能遠離生死苦，信能必到如來地。爾既信，佛開方便門以四事供養。《法華》云：「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然雖親覲，但於生死路頭未曾曉了，因而再四再三請老僧形於紙筆，向第二門頭施箇把柄去。且如何即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從者裏按定，不被塵勞所撓、不被諸緣所繫、不被聲色所搖、不被物欲所礙、不被人我無明見聞覺知所轉，一朝扭翻鼻孔，佛也難近其傍、祖也難親其右。既有者箇威光，即老僧說底亦如夢幻。設或未然，莫閒閒地。

示松石禪人

世之稱禪和子，當如松與石。萬物凋謝，他亦挺然；四時互換，他亦渾然；山枯海竭，他亦凝然；天翻地覆，他亦宛然。據汝拜懇法語，以為終身策勵，又且不然。何也？汝於未生之際，脫體現成，纔一念萌動，便不如松如石也。

示朗輝禪人

朗輝禪者請法語，老僧無處啟口齒，直將生死挂眉尖，立箇金剛不壞體。行問生從何所來？坐究死向甚處去？閒忙動靜只如然，待賓迎客不外此。任他八面境風吹，勿將此志移毫許，榮華富貴心沒貪，成佛作祖意休起。秖以生死自究明，世間法法無干己，一明一切無不明，切莫顛倒障諸己。痛將者箇徹頭尾，直教虛空爛到底。

行實

師於甲午年春，辭禹門一則禪德，接住安龍湖山。一日，大眾入室作禮，乞述行繇。孤燈云：「人疑和尚為公為卿，請示行實，以決眾疑。」師云：「余生寒微家，更無異跡，乃蜀重慶江津毛氏子。母姓陶，因夢僧送桃令噉，感而有娠，於甲寅七月廿日未時生，乳名應僧，寄名於寶山師。從幼喜親雲水，未幾，聞《金剛經》，遂著意理會。自思：『身如夢幻，生死臨頭，誰作主宰？』故持《金剛經》。年至十六，壬申春，侍母朝寶頂，余乞僧指示，僧云：『你年少，且去念佛。』於是將經曉夕默持，後感異夢，不覺疑情頓發，自謂：『遠離顛倒夢想，此夢從何而有？』遂求決於僧，僧云：『成佛成仙秖在心，卻如沙裏去淘金，塵垢淨時金自現，免向他方外面尋。』余聞之，疑情益甚，胸中似有物礙，不能自釋。一日，獲《楞嚴解》，謂：『忘境不忘心，終成虛妄。』余問之老衲，衲云：『境可忘，心不可忘，忘心則成死物。』予曰：『終非究竟。』又請益一老宿，宿云：『你如何？』予曰：『心忘境自寂。』宿然之，示偈云：『莫執忘形與死心，此箇難醫病最深，直須兀坐探淵源，始得見性識天真。』予禮謝。復閱《楞嚴》，幾忘凍餒，因患寒疾，三返舉止唯艱，誓願出家，是夜果寧。奈瘡瘧愈重，白母薙髮，於寄名師會下，未久令過經，弗合予志，遂往重慶謁破雪和尚。雪云：『何處來？』予曰：『本地。』雪云：『何處人？』予亦曰：『本地。』乃咨念佛話，雪云：『念佛也入地獄，不念佛也入地獄。』予曰：『不會。』雪云：『參去。』遂辭，參歸源大師，改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三年心如木石，行不知行、坐不知坐，至一切迎賓待客渾無異念，總在一歸何處上著到。忽一夜至四鼓時，心境俱空，豁然有省，往昔礙膺之物一時粉碎，若佛、若祖自我流出，始知婆婆原是小新婦。遂呈偈：『倒跨崑崙走得來，忽然又被火星催，通身逼拶腥臊也，惹得虛空沒下挨。』源曰：『猶是蝦跳不出斗。』予震威一喝，云：『請師速道。』源云：『蒲團圓似鏡。』予拂袖便出。一日，辭源上別峰，依破雪和尚，雪云：『者裏刀耕火種，住你不得。』予曰：『更少某甲不得。』住後稍有未到處，深加鉗鎚，不意雪師示寂。後依靈筏和尚，甲申六月避秦，侍筏過銅梁白水寺，值夜半，予曰：『請安。』筏云：『著忙甚麼？汝欲圖快活去。』予曰：『不妨疑著。』一日，命作中秋偈曰：『目擊天樞耀，山川瑞色新，一輪橫海上，遍界盡光明。』筏然之。丙戌菊月，辭筏抵婺川，參象崖和尚，問：『猛虎不棲平川，獰龍不宿兔穴，未審以何為據？』象云：『氣沖霄漢。』予曰：『恁麼則靈然獨露去也。』便出。丁亥

春，侍象過彭水，象云：『你昔在別峰做甚麼？』予曰：『一事也無。』象云：『恁麼空度日了。』予曰：『穿衣喫飯。』進酉，司職後堂，予具威儀辭，象云：『誰賓誰主？』予一喝便出。因上堂，問：『威音者畔即不問，威音那畔事如何？』象云：『庭前數株竹。』予曰：『猶是者畔事。』象云：『門外幾莖松。』予曰：『某甲則不然。』象云：『你又作麼生？』予便喝，象便打，予拂袖而退。一日，予舉起坐具，問：『恁麼則錦上添花，不恁麼則戴角擎頭，總不恁麼時如何？』象便打，予一喝，象又打，予復喝，象連打，予連喝而退。又問：『平定干戈即不問，衣甲卸下時如何？』象云：『天下太平。』予曰：『太平後如何？』象云：『萬民樂業。』予曰：『恁麼則野老謳歌去也。』戊子春，命理叢林兩載，甘苦備嘗。一日，值禮懺次，象問：『為甚代魔王禮佛？』予曰：『不敢負恩。』云：『魔王有何恩？』予曰：『切莫瞞人。』遂命頌，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知恩報恩，阿誰識得？』云：『未在，更頌。』予曰：『蒼天！蒼天！』象休去。己丑臘，參本師，迎於旅亭，師云：『甚處來？』予曰：『黃檗。』師云：『何人同來？』予曰：『秖是某甲，更與阿誰？』師云：『黃檗安麼？』予曰：『和尚請茶。』遂侍師過禹門，職維那兼理方丈。上堂，予問：『爐韛初開，鉗鎚大展，衲僧性命盡在和尚手裏。』師云：『汝喚甚麼作性？』予便喝，本師驀頭一棒，予曰：『恁麼則和尚性命亦在某甲手裏。』本師亦打，予拂袖而退。一日觀水次，本師把住云：『不許思索，呈水車偈來。』予即口答曰：『團圞一箇子，平地波濤起，濟人兼濟物，不濟心不死。』庚寅年職西堂，入室，本師云：『臨濟兩堂首座相見，齊下一喝，那一喝是賓？那一喝是主？』予踊身而出。八月命看牛山監收，本師以源流拂子並信金至，予曰：『某敢妄荷此任耶？』即抽身出綏陽，以啟呈上曰：『叢林有興廢，佛法至凋零，蓋為不得其人。倘得人，又何患佛法之不盛、叢林之不整也？且某原一懦夫，未具大乘根器，豈敢妄擔重任耶？(云云)』辛卯夏歸覲，大冶兄云：『請源流一看。』予曰：『不必。』冶云：『毒鼓已振三巴，堅執作麼？』予因而受之。者便是從前參請之繇。今日眾兄弟相索，不得不出此醜。」

月幢了禪師語錄卷第二

月幢了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達最等編

頌古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脫體分明露出，指天指地舉揚，無佛各自稱尊，惹得癡人打憧。

夜睹明星

坐久成勞，誤認明星。源頭一濁，到底不清。

世尊陞座

沒量漢兒上法臺，大驚小怪惹人猜。文殊椎下重拈出，百萬人天盡活埋。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太煞多饒舌。文殊與罔明，眼中重著楔。

臨濟三頓棒

冤報冤兮讎報讎，三番痛棒恨無休。平空殃及兒孫也，引得人人犯腳頭。

奪人不奪境

一拶鋒鋩盡淨除，地雷競發楚雲舒。形山野色凌霄漢，幽鳥銜花入帝都。

奪境不奪人

空拳赤手立殊勳，五嶽移來沒半分，驅聖馳賢彈指許，龜毛拈起覆乾坤。

人境兩俱奪

肘後符行觸處通，色前無物敢當鋒。祖基佛業成煨燼，大地山河絕影蹤。

人境俱不奪

魔宮虎穴任優游，狗膽羊肝燕酒樓。驀逐婬坊花市裏，太平句子詠無休。

臨濟四喝

一喝金剛劍正施，劈開風雨絕玄微。銅頭鐵額俱截斷，任是虛空也皺眉。

一喝金毛踞地時，腥臊惡辣勢威威。四方百獸潛蹤跡，孰敢當頭正眼窺。

一喝探竿影草裏，直教枯木徹頭尾。千端萬緒始應知，南極起雲北斗雨。

一喝不作一喝用，群陰徹地連天凍，艸鞋[跳-兆+孛]跳上海門，塞卻風雲雷雨洞。

廓然無聖

廓然無聖驀然呈，卷盡餘波意旨深。熊耳山前成滯貨，梁王殿上絕知音。

達磨面壁

九年坐得骨頭疼，將謂相瞞後代人，若遇英靈親辨驗，棒頭一頓不容情。

三關

我手佛手不別，撈三搭四弗歇。時而捉出金彈，打碎虛空骨節。
我腳驢腳齊走，歷遍天涯海口。縱橫不立聖凡，兔角尖上現醜。
生緣人人日計，六韜三略俱備。破千裂萬成行，上下四維捏聚。

麻三斤

如何是佛麻三斤，洞山老漢口皮薄。若還撞著白拈賊，連夜偷去搓成索。

無縫塔

不同格子勢天然，倒影長江射九泉。任是巧工難畫繪，風吹日炙到驢年。

庭前柏樹子

庭前柏樹子，擬議隔千里。明眼衲僧無處尋，鷓鴣啼在深花裏。

乾屎橛

乾屎橛，疑殺江南狐兔客。夜半烏雞笑點頭，鐵圍撞倒蘆花月。

本身盧舍那

坐地看人忙，應知我太懶。眉毛剔起時，渾身赤袒袒。箇段風流刺人眼。

破沙盆

叢林破沙盆，盛粥並盛菜，秖為掇不起，豬嫌狗不愛。

須彌山

動未動時空悄悄，黑漫漫地向誰討？秖緣不起箇念頭，卻被須彌山遮了。

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云：「對一說。」

山高路險勿因循，駟馬難追石火精。對一說時墮塹矣，瘖人說夢與誰聽。

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門云：「倒一說。」

一劍橫空，伏尸萬里。勦絕廉纖，刮盡心髓。倒一說，生情委，黑漆燈籠跳躍起。

口是禍門

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弓梢懸壁上，八面任風生。

萬法歸一

萬法歸一一歸何，漁翁灘上弄竿蓑。忽有人來相借問，移舟載月下煙波。

竹篦子

絕點澄清略較些，無端平地走龍蛇，首山老子無情見，撞著箇人打落牙。

布袋和尚

六合相將一袋收，絲毫不放過關頭。朝朝出入無回互，幾箇男兒覿面休。

子胡看狗

突露聲兮復露牙，驗人險處較些些。縱是三頭六面客，亦未輕輕放過他。

主人公

灰頭土面箇狂夫，潦倒不知白與烏，地覆天翻唯自許，那將蹤跡落江湖？

船子度夾山

釣竿直下入深潭，將謂金鱗食餌先。撥轉疑團連點首，洪波浩蕩鼓三千。

夾山示眾：「目前無法。」

大用現前，不存軌則。目前無法兮萬象羅列，山水悠悠兮遐邇應徹。咦，眉毛橫眼上，莫認天邊月。

德山托缽

一箇郎當漢，自倒還自起，艸鞋獰似虎，不會末後句。

洞山寒暑

枯木龍吟非偶然，杜鵑啼血染枝煙。落花每隨流水去，寒暑何曾近得前。

二祖立雪

六花片片逼人寒，擬覓心安心不安。冷地斷他一隻臂，卻成當面把人瞞。

洞山云：「直道本來無一物，亦未合得他衣缽。」

眼親手親，蓋乾覆坤。自顛自倒，笑怪何人。若約山僧拄杖，見伊恁麼說，打得如泥化作塵。

有僧下九十六轉語，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受。」

牙行經紀，買賣有理。百事合成，寧分彼此。若論將來他不受，正是細姑嫌嫂嫂。

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趙州東西南北門，信口之談決有源。隔壁有翁閒處斷，醉扶竹杖聽高喧。

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

雨灑空階樹結珠，寒來天下共聲呼。秋行春令雲門老，笑殺雄雄大丈夫。

僧問五祖演：「一大藏教是箇切腳，未審切甚麼字？」演云：「缽羅孃。」

奇哉義切缽羅孃，打開藏海墨花香，任是英靈難啟口，眉毛剔起萬丈長。

分燈

雪基達師

再三再四歷年深，眉帶霜雲眼帶筋。心佛是非俱了卻，單根兔角活人心。

劍端達祖

多年種下瓠和茄，子實花靈意則嘉。親拾一枚授與汝，普天率土也周遮。

孤燈達智

曹溪一脈，涓滴不施。今日分付，彌隆八極。

祖鼻達最

法法本無心，無心亦無法，付汝心法時，無法無非法。

楚雲達普

二三派列有來源，遞代相承不偶然，為汝流通正法眼，拈香惟待虎龍年。

乳源達禪

十年餘也共吾儕，苦辣辛酸不寄懷。我此付渠衣缽去，蛇穿馬腹始陞階。

醉舌皈湛

少室一宗今古傳，代代相承續有緣，吾今付與蛇頭去，一任天涯倒弄拈。

善權達位

久墮衣盂在大庚，古今英傑豈能提？吾儂拈出親分付，龍馬牛羊莫共棲。

義廓達玄

種因因亦實，種果果能成，因果不虛應，三界汝唯尊。

極乘道真

遍參幾不問春秋，氣宇如吞萬斛舟，付汝龜毛拂一柄，碧雲深處按龍頭。

顯今達古

大地拈來捏作泥，丸成一粒不虛施，只今付與闍黎也，時至方堪救悟迷。

惟尊達自

瞎驢邊滅已多時，千載風聞不再疑，我固拈來親授受，燈燈續燄永無移。

書問

復冢宰鄧檀越

感荷德愛至矣，林間人不意有肉身菩薩話會也。但一向未悉吐露根源，致令燈籠抱劫石之思，露柱懷明月之念，弗知何日再商。

復府內眾檀越

巢棲穴息，木食艸衣，乃道人分也。更向利刃上翻騰，猛燄中跳躑，誠然瞎禿活計，但非可語。貧道承命架廬，布以金帛，為貧道計，奈寡行匙德，未敢如命。璧謝。

復李道臺

過情言：「貧道有股毒氣，從百艸頭上殃驢禍馬。」貧道且驚且喜。何也？不意今日殃及居士。又謂：「盡大地是一顆米大，修行人從何處下口？」貧道劈脊便棒。又謂：「從口入耶？不從口入耶？合取缽盂耶？」貧道謂：「疑殺居士。」又謂：「肚皮七穿八穴，未免叫償命。」貧道和聲便打，云：「償甚麼命？」管見如斯，試分析看。

復王月時文學

來書云「空庭冷澹」，不知居士家業，已被貧道盡底劫在龜毛拂上。若實趣道，須將從前經過路頭并奇特知解一一剷卻，剷到無可剷處，剷得大地平沉，虛空粉碎，便是收因結果時也。此復。

復果詹時文學

扎謂「閒忙動靜也秖恁麼，大限到來、無常逼迫也秖恁麼」者，此墮在無疑必死處，好與三十棒。須知恁麼中卻不恁麼，不恁麼中卻又恁麼，始有趣向分。又云：「閱大慧禪師語錄云：『要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咄！癡漢！秖如四大分散後，生死貼在甚麼處？又云：「如負人重債，被債主守定門戶，逼取急無措辦相似。」咄！汝於何劫負甚麼債來？又喚那箇是汝債主？速道！速道！又云：「但時憤然要明此事。」憤然且止，此事畢竟從甚麼處明？冒陳管見，不知居士何以教我？

復羅平張教諭

承教俗緣難割，薄宦牽絆，我道公錯。又謂世出世法聽之於我，一日遊山有悟，我亦道公錯。又謂仰冀法雨指迷途於幽谷，我更道公錯，錯，錯。且道者五箇錯字是殺人句耶？活人句耶？試檢點看。直饒檢點得出，依前漆桶不快。

上昭覺老人

違座八載，咫尺天涯，遍界荊棘參天，滿目狼煙攘地。恭惟和尚起居萬福，涕唾咸珠。末運整頹綱，陳年之枯骨謳吟；遐方翻義海，曠劫之頑石變化。適辛丑夏，飛無見頂像，及慈旨到了，唯哭類笑，即笑同哭。已而將錯就錯，捏目膜禮，欲刊艸集，恐玷先乘。伺法賁錦官，匍匐恭稟，誠惶誠恐，百拜上啟。
又
一十四載瞻禮，歎未曾有；三五千曆侍右，究竟全無。了誠惶誠恐，罪深河海，恨智狹識淺，百無一能。適逢昭覺重新，愧無陳獻，更值花甲風殘，景物蕭疏，俾窮子報恩無地。客秋不意鎮臺王檀越連次差官，彊將剎竿扶起玄沙虎，直得放行，由是學步，再結禍胎。轍將微緣並艸錄呈上，伏冀慈鑒，百拜謹啟。

復醉舌上座

目來書並佳稿，信之曹溪一滴，賴以不涸。但恐世人飲之者死、沾之者亡，善須調治。邇來宗匠門戶各開，風化獨扇，倘涉見聞，慎勿鬥勝。及至誘引處，毋露圭角為佳。

復祖鼻上座

音問，氣宇軒昂，迥超今昔，可謂師子爪牙，法門綱要。既爾行可，師法必重，勿令毫髮許乖其勢，便是萬古弘規，人天眼目，致癩狗泥豬得叨藥石。公之裁制自是不群，吾儕誤加丸散矣。

復江右葉居士

如居士謂「茫茫黑海，未知何處是岸」，即此未知兩字，正是捷徑恰好處。須大著精采，屏除見聞，以致前後際斷，打成一片，亦無一片影子，自然信步到家，不用些子氣力。此復。

復楚雲上座

住持大柄，得人為幸，所謂獨木不成林，孤掌不浪鳴也。得來書與佳稿，則知賢徒挺身弘道，為釋迦老漢出氣，幸甚！大約任非小小，非急遽可為，而美成在久，不待老僧口吧吧地。特囑。

與達鑑居士

老僧所棲院子，結在無陰陽地上，一任神通妙用、持利刃、帶鋒器底漢來，無他插足處。虛空消殞，此院悠久；天地崩頹，此院堅固。務要居士蹋著受用，無有了日。如涉身於易成易毀之場，辜負老僧開門以待。

復顯今上座

子云：「巴掌拳頭，血濺梵天。」且道泰時清，汝何多事？雖曰臨陣交鋒，佛祖不讓，當知時節到來，其理自彰。又謂：「未知老僧作何酬償？」待來不用一槍一旗，管取勦絕命根。只如勦絕命根作麼生道？

復義廓上座

臨行時不暇門送，言及末後句，致令汝弗前進，是老僧咎。然而此事非圖僥倖苟安，須善保重，謹操履，不與盲龜瞎驢同流共隊。汝若肯甘澹泊，不妨與老僧棲止一上，勿使甜果美食換卻元初本體。囑！囑！

復晉公梅文學

出手云：「已於火裏栽蓮。」似則似，奈居士秖在有無內外中間尋討，未能向空劫已前領荷，所以除去意識分別知解，則無有出身路，寧不令貧道墮淚耶？察察。

復廣南陸居士

來書偏於頑鈍者，昔世尊棄皇宮，入雪嶺，為學頑鈍；龐老團欒頭，學無為，亦體此頑鈍。更冀公向未有虛空世界之先，看頑自何來，鈍從何起，佛法世法者，都盧打成一片，連者一片，化之無跡，運之無方，則頑鈍之用，自是靈妙莫測矣。

復子公居士

手諭，令人煩惱頓消。「不知此身之在火宅」者，善固善矣，弗知公以煩惱認為何物？火宅復作何狀？若端的到前後際斷處，忽然噴

地一發，方到懸巖撒手，不必移想時矣。

復司馬吳檀越

雲巢兀坐，有眼如盲，手札飛來，致令露柱展眉，懸慕之心始釋。謂「謝絕虛榮，皆賴山野金鍼一撥」，是則是，虛空墮地時，公向甚處著腳？又云「得以優游山水，嘯傲時俗」者，俾古廟香爐，並皆震動。擬涉沉思，縱潛形於空無邊天，亦屬偏見。請反覆自看，看者看底，落在甚處？若會得落處，天之上，地之下，淨盡無餘，不著問人，自知之也。

復宿石張居士

古人夏不排窗，冬不圍火。又云：「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不識公腳跟點地也未？若得腳跟點地，敢許酒肆淫坊、魔宮虎穴豎去橫來，可與大年、無盡把手共行。我問你：「盡大地是箇火坑，作麼生跳出？盡大地是箇無常，作麼生避得？盡大地是箇鐵丸，作麼生吞吐？盡大地無一微塵許，向甚處安身立命？」速道！

復黎平司李馮檀越

手捧大作，何幸如之！恨貧道不善接人，是聖是凡，到來一味痛棒熱喝，教伊進無門、退無路，管取第二念不生。但士大夫學道，從外打入則富貴，故能包天地、挾十虛；我輩自內打出卻貧寒，因而毫髮難容、纖塵不立，秖知有向上一竅。

復鎮臺王檀越

老僧住院以來，食指作生涯，空身為道業。此身既空，生涯悉是假名，道業盡成夢語。閒坐之餘，陡瞻示諭，珠光撲地，俾拂子感嘆莫及也。第云「禪風教遠，木鐸聲弘，欲沾毒氣」者，病僧駭然無地。何故？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不知喚甚麼作毒氣？者箇境界總不出老檀越掌握中。以是而知，盡十方世界靡不收攝，盡十方世界尚無第二箇姓王底，敢請檀越直下信取。況令威黔粵，德被邊疆，士庶莫不啣恩，艸木咸沾至化。俟緣會時，方敢拈杖觸碎鼻孔，莫言不道。

讚

釋迦佛像

稽首天人師。四十九年說變化，百千厚著面皮。雀巢頂上非智，蛛網眉間若愚。何為三界獨尊，煞是娑婆賊子。饒你坐致劫空時，依舊蘇嚕蘇嚕悉唎悉唎。

出山像

螺髮鬈鬆坐若樁，蒲團許汝妄承當，看來覿體無生活，更累山僧為舉揚。

苦行佛像

鐵石心行鐵石事，形如枯樁，瘦而莫既。山僧讚之不及，罵之非義，直饒坐致平沉時，未免拄杖道不是。

觀音大士

紫竹林中常兀兀，弘慈應物遂人心。千江月印清如許，觸處逢渠觀好音。

普賢大士

是相非相，非相是相。既住峨嵋頂，為甚入此嶂？若不念先願力深，請下火爐來算帳。

達磨大師(三)

四七之末，二三之首。不會韜光晦跡，一味揚家敗醜。蹋折一花五葉蘆，後代兒孫多犯手。

又

者箇精怪，桑門大害。點污多少英豪，鼓惑無窮蒙昧。不契梁天子，故墮嵩山債。償不足兮劈不開，到此兒孫猶弗快。

又

不契梁王，折蘆江上。直饒露盡骨髓，總是無風起浪。

本師老人讚

者老木[木*突]，似俗非俗。胸藏萬有，手拈棒拂。顯佛祖威，入異類數。半肩伽黎，一頭驢骨。憶昔冤沉如海深，鋒穎盡淨咸搦出。

自讚

據條白棒，不容祖佛，硬如鐵橛，軟似羅縠。全無為人心，第二月匪續，請去供養他，恐人不心服。(楚雲普請)
佛頭坐斷，玉海飛煙，有人問著，腳踢驪拳。挺然巍巍，悄地懸懸，不留蹤跡向人間，臉厚不值錢。縱然描得十分，全難與鼻公一見。(祖鼻最請)
者箇古怪，眼空四海，不肯諸方，龍象捉敗。孤迥迥，惡辣辣，任是丹青畫不成，料得乳公無以柰。(乳源禪請)
世法不通，佛法不會。有大我慢，無大慚愧。慣以毒藥殺人，不用平和之劑。結盡死冤家，全不識進退。者樣無明頭，不立佛祖位。(劍端祖請)
描也不著，畫也不上。換人眼睛，豎拂拈棒。膽大心麤，恁意放曠。(雪基師請)
者漢敗闕，懸巖撒手。惡辣鉗鎚，無情掃帚。英氣逼人，佛祖不有。讚之即謗，筆之甚醜。公若請去供養，智者見之必嘔。咦！秖可拋向火聚中，看他悠久不悠久。(善權位請)
括地包天，而無聖凡。春則花笑雷鳴，夏則萬卉含煙，秋則金風體露，冬則遍界凝寒。者裏識得他面孔，毛頭吞卻大千，而又何必曰真，何以云讚，令天下後世人，返失自家觀。(惟尊自請)
鬚短髮長，非和尚像。不通梵語華言，單拈一條鐵棒，攝盡野狐形蹤，不留佛祖榜樣。者箇惡辣東西，為甚請他供養？(天水維那請)
至道無形，至理無言，直饒僧繇寫到十全，打伊血濺梵天。借令大悲手眼，教他無地鑽研，求之不獲其益，讚之亦乃徒然。無如彼此自適，四大壞時，不致墮落坑塹。咄！(和持法孫請)
老漢無點痕跡，作麼描得著他？有時天上人間為人直切，若以眼見則瞎，復以心擬成魔。秖是者箇古錐，佛祖亦無奈何。伊今切忌多親近，惟恐帶入野雲窩。(出蘊上人請)
者箇老賊，全不相樣，問到祖意西來，一味盲枷瞎棒。公若供養他，恐外人生謗；若生謗，不枉靈山會裏同酬唱。(達鑑居士請)
曠劫無姓名，色相夫何有？毫不動鋒鋩，虛空顛倒走。如許大底無明佛祖，爭敢開口稱為人天師？誠然是禍藪。若或禮拜燒香，葛藤

絆汝心首。(巖壁禪人請)
月幢了禪師語錄卷第三

月幢了禪師語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達最等編

偈

辭本師老人

違師已涉程，抱恨驢年深。惟有巴歌曲 ，幾回詠更新。

冬日別禹門眾友

幾年聚首共爐頭，艸履情生逐野丘，謾道熱腸分袂去，朔風更待語無休。

即事呈禹門

將三就四匪良 圖，把柄鋤兒秖自居，直待三三逢九五，又從頭起立規模。

寄友

思君無計把詩題，一句分明道破伊。相識不知何處去，春將柳絮送風吹。

送大冶法兄

憶昔渝城把臂時，寒挑松火兩無疑。快君先得乘雲興，笑倒拈花那老兒。

復太僕寺蕭公

一物原無有甚門，烏容聖位與凡存。不緣真境安生妄，豈陟神機便費論。梅嶺風生清意氣，義湖月曉破衢昏 。當軒有路通車馬，何必馳心喫棒痕。

壽華亭侯王公

颯颯西風雨共齊，山鳴谷韻慶無疑，游人也效呈三祝，為報君家囚地時。

答太僕寺蕭公惠手爐

紅爐邊事喜君裁，直下分明不用猜。一涉馳思千萬里，不知何日把心灰。

示君正周居士

挈杖當風卓白雲，銀河斗柄兩相分。頭頭已露鋒鋩事，莫謂吾儕不示君。

示塗毒羅居士

缽盂口開情難盡，一曲離歌事已休。此去讀書亭上望，應知湘水吼雲樓。

留別慧覺之石林庵

灘頭吼發奮天機，任是那吒倒卻威，縱有石林潛影相，也須竿上再投磯。

與江城山最乘靜主

江城山畔結廬居，月到窗前水到廚。活火松煙烹白石，芟茅唯問劫雲初。

別友

把臂松窗下，何緣話別離。菊花含笑遠，錦浪載歌遲。竹杖肩風月，芒鞋傍野溪。明明逼直路，莫謂有多岐。

號石蓮禪人

石中何事迸青蓮，日炙風吹氣更妍。不假陽春分外別，馨香特地逼人天。

送一則禪人

年去年來竭力深，腳頭多被艸鞋侵，汝今好向碧雲裏，三尺鋤兒掘老岑。

號祖鼻上座

直指心地法，如鐵橛牆壁。若問阿誰維，應當在祖鼻。

號醉舌上座

半字及滿字，橫說與豎說，到不思議處，獨汝箇醉舌。

號楚雲上座

楚雲彌布蓋虛空，日月山川沒路通。截得西湖水逆上，叢林自此喪宗風。

示別癡書記

年老心疲憶靜居，披風啄雪傍山依，文章錦繡如銷盡，來喫吾儕白棒歸。

即事示眾

無位真人不會眠，牛皮經卷久翻穿。倒顛一字緣無見，撒向虛空絕正偏。

示楚雲西堂

耳若瞽兮眼若聾，舌頭切忌鬥機鋒。時臨自有殊光照，水滿天湖月滿空。

即事別宜陽

光明殿裏不肯住，卻將荊棘認珠林。待我三生六十劫，漫來此地打葛藤。

送雪基上座代省

劍峽全無一線罅，一聲彈指破牢關。風塵不滯眉尖上，信步雲山去復還。

送祖鼻首座之鳳翥

傑出叢林奪祖機，兩眉橫挂劍鋒依，而今布露天涯外，萬古英英意有餘。

施主請陞座，師作困勢，口占

連請茆居豈等閒，儂家落落困高山。可憐無限癡男女，更要重加鐵柱關。

寄懶生法弟

揖別鎖江橋，乘雲步九霄，無心追舊友，有志豎新標。石虎風鞭逐，泥牛雨索撩，尉分緇與素，因爾寄同僚。

送楚雲首座之雙溪

苦口叮嚀莫怠荒，祖家事業不尋常。教渠壁立巖頭上，一任諸方道短長。

送祖鼻首座歸玉泉

玉泉歸去莫辭勞，歷祖勛猷全節操。老漢幾經曾退位，千鈞重任在公挑。

寄一乘老宿

文上莫加點，與世渾一箇，擬心落二三，隨境成漂墮。咄！門外白雲峰一座。

送楚雲首座歸圓通

弘道及扶宗，預須與物融。驀然伸出手，自西又自東。

示廣南陸居士

罷釣枕孤峰，此心並雪同。形枯翻鐵面，意澹破泥蹤。日月真知己，山川與性融。何當施大惠，一眾祝無窮。

復金騰張道臺

袖裏金鎚信手呈，全生全殺沒人情，若然居士能親薦，管取煙波瞬息平。

復如潢居士

茆舍蕭疏裹白雲，七零八落且容身，直饒英俊難分曉，未透關頭漫問津。

贈壯猷黃居士

中心底樹子，挺然恒秀麗。不被惡風吹，息息清人意。

示三畏黃居士

野雲七八片，微雨兩三聲。驚醒地頭者，勿勞更問津。

贈瑞雲劉居士

偶來無異說，攜手暮山遊，蹋斷谿磽石，虛空笑點頭。

示天水禪人

理會箇不知，如吞鐵蒺藜。忽然咬得破，便識未生時。

示成僊彭梓匠

花攢錦簇鋒利箇，未兆之先刊得麼？字字若從刀下識，老僧笑汝太穿鑿。

復大一居士

隔岸遙看老[仁-二+(強-厶+口)]牛，追風捕雨不回頭，而今鐵網籠霄漢，四海獰龍一並收。

魚龍道中喫撲口占

偶喫一交似劈柴，了無餘物挂襟懷，秖緣未結陳公案，依舊同兄弟飲齋。

因天水牧牛頌不恰，遂示之

鐵牛無腳去來同，日夕優游絕後蹤。倏爾翻身奔藕孔，大千無物不包容。

寄再三禪人

挂月樓頭接笑談，並無消息與君探。君今欲話從前事，愧我羈留意再三。

寄溪聲法兄

不問山兮不問廛，全收全放孰能攔？情來記我霜花事，興去酬他粥飯錢。麈尾揮時煙浪靜，杖頭卓處海天寬，堂堂歷歷皆家計，一擊銅頭鐵額穿。

病中偶占

老病年深恨未休，阿伽陀藥最難投。翻身不覺金山碎，唯有藤條不夜秋。

月印山

孤輪懸漢外，斜影落山中。異照生晴夜，千江興不同。

浴池

頓開一大口，吞佛併吞祖。若箇衲僧來，一時俱活煮。

點燈山

造物生成不假工，明燈灼灼映長空。光聯劫外誰分析，一段清奇自不同。

丈菊

箇段英奇別，量天度地長。秋行春令也，歷歷操風霜。

遠鐘

破曉何方寺，鐘聲到上林。雲山遮不住，數數出高岑。

避暑

茅居深處古林東，冷眼何分異與同。泉石豁開情澹澹，荷花拈起意濃濃。寒崖密樹重陰靜，碧澗洄瀾萬派通。擬欲直趨雲漢上，葛衣高挂嶺頭松。

宿高明寺有感

散步臨斯剎，僧殘寺亦零，晨昏鐘鼓寂，上下燭燈沉。亂艸為趺座，麤拳當枕橫，深嗟成假寐，一覺到天明。

雪中次韻

江山一色塗，野澗絕聲呼，分外玲瓏遠，於中皎潔孤。銀山飛白練，玉樹挂真珠，不為寒催逼，焉能徹底舒？

除夕

兀坐松窗事事疏，更深無偈與人書。爆聲震裂驚天地，不覺今宵夕已除。

鉏艸

根頭勦絕始心灰，野興從茲盡放開，翻轉地皮和月摟，了然伸手不他猜。

次從軍行韻

土面灰頭共打眠，日隨秣馬疾如煙。杖藜卓處旌旗動，鼓樂鳴時缽袋懸。枕畔亂雲堆白骨，匙邊熟氣雜餘羶。堯天舜日何時晤，但拂龜毛續正傳。

七星峰

何來幾點勢如星，獨耀長空今古明。澗底影含山色麗，聳然滴翠布雲深。

同司馬梁公石頭山晚眺

突出群峰箇怪山，殘霞疊疊挂腰間。幾回悵望歸鴉盡，掉杖還敲最上關。

化戒衣

鷲嶺傳來直至今，東拋西擲有誰欽？斯時舉似檀那也，出手相添一線因。

早梅

稜稜氣宇奪芳妍，老幹從茲賣弄先，秖為一番寒徹骨，故今嘯傲自天然。

即事示眾

底事分明絕正邪，秖緣認影有殊差，人人向此須珍重，莫把驪珠去溷沙。

秋晚宿玉泉

夜靜晴天爽，圓音醉玉樓。不聞魚弄藻，那問月移舟。百八鐘聲切，三千鼓拍悠。慵慵枕石上，獨據在源頭。

汀聲

萬里潮音到耳邊，魚龍深解句中玄，聲聲傳遍三千界，秖教游人向此穿。

師子峰

踞地盤空勢太奇，雄雄猛獸莫能依。騎聲蓋色高岡上，不異當機震吼時。

水車

機關卓定去還來，聲震乾坤疾似雷。摶捖長河頻蕩漾，凌空孑孑任君裁。

挂月樓

危樓高插青霄外，玉鏡移來挂壁前。四顧雲山堆晚翠，適然乘興把詩傳。

石筍

生成自不牽枝葉，達者烏能較短長。節操已經霜月老，許誰伸手得拈嘗。

寄趙鎮臺

夜話其中有別傳，也曾直截為君拈，而今未審如何委，委得忙忙好著鞭。

示悟心行者

三喚侍僧忠國老，婆心一片就中煎。蘭溪不欲重分析，鐵鑄心肝教悟穿。

別靜隱

多年滯寂在蘭溪，究竟無功適自迷。不意雲騰飄赤足，芒鞋今夜挂松西。

住丹霞有感

眾山之聚結丹霞，穎脫虛空上靡差。雷掃電揮時熠熠，風呼雨應日吧吧。杖開金闕乾坤靜，塵拂玄關日月奢。劫外春光恒熾盛，何須據坐寶蓮花。

雪中示眾

分雲闢霧上丹霞，暢我詩脾意況嘉。天雨寶花分半偈，地聯玉樹轉三車。狂猿有興迷津渡，俊鷂無因過野家。裕後光前龍象客，應知展處足生涯。

送顯今上座

踏翻波底月來親，眼眼相看不隔塵，更出老僧一隻手，石頭拈起總家珍。

復達權陶居士(次來韻)

法無異相靡西東，倒著剎竿四海融，萬象森羅齊撫掌，阿誰不解展家風？

示中玄禪人

蘭溪杳不涉蹊徑，終日眠雲枕萬峰，弗意閣黎輕著腳，烏藤痛責又奚容？

示任庸趙居士

無念始名真究竟，情存取捨卻乖真。公能當下將心息，何必乘舟去問津。

示九有錢文學

若云有見非真見，覷破無心底事親，方寸悄然機不墮，揚眉瞬目悉家珍。

示達綱居士

老漢未曾有半字，孜孜何用索文章，教伊拽轉繩頭去，永劫靈苗始不荒。

示達佛居士

不犯人苗自穩密，機鋒稍涉太無端。狂心放下青山老，六月炎天徹骨寒。

復司李馮檀越(步來韻)

萬億須彌眼孔中，寒溫不涉傲東風。荊山有玉誠非璧，上國無人信始通。兔角杖能穿海嶽，龜毛繩慣束虛空。謝君枉顧殷勤甚，愧我長眠不影松。

復馮夫人

箇事從來沒段形，悟來何處有乾坤。縱橫蹋破壺中月，遍界無非淨妙身。

壽海岸居士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數到驢年卒未休，箇中消息許誰識。

山居

癡心山裏學愚蒙，百法無能作主翁。饑啜松花嫌地窄，寒烹霜葉恨天空。衲殘有興修雲補，屋陋無心運石封。一等閒情分不到，生緣竟日笑兒童。
徘徊無意逐山巔，半掩松門待客還。壁漏斜陽穿竹榻，窗虛薄霧浸詩篇。簷前鳥語傳空谷，嶂外猿聲入靜簾。名利不干清且樂，長年嘯傲白雲邊。
石泉香漬到寒廬，鐺裏頻添花雨餘，滿灶雪柴烹紫芋，一肩霜葉煉清虛。野雲榻上堆仙畫，明月窗前讀梵書，自慶不通今古事，煙霞深處秖耘鋤。
茆屋萬山中，澹雲恒作伴，勘賢秖一錐，陶聖經千鍛。徑僻莓苔滑，溪深水月煥，嶺南挂綠蘿，一任虛空爛。居山深邃隔煙蘿，乘興疏狂樂更多，眼底晴嵐風月靜，乾坤分付與頭陀。

不徇名利不趨塵，澹飯麤衣樂更閒，若問山中親切句，沙鐺幾度發蒼煙。

法派

徹達大聖心，堅弘至妙理。發明圓頓教，萬古成規矩。

起信歌

原夫實性，隱於形名。位乎天地，貫乎古今。育萬物生生之妙，行四時互換之令。與麼起信，勿謬正因。非人人，非自自，無相國中恒密示。體此心焉曰佛，了此心焉非物。坐殺活場而坦蕩自若，登般若岸而苦哉佛陀。歷生死禍福之源，啟迷悟淺深之波。齊空有，等高下，爍破大千明暗甲，拈卻時人眼底花。無背向，沒正偏，玲瓏恰似玻璃盞，獨脫難教渠一見。亡彼我，定治亂，隱顯煥然無縫罅，淨穢明明不擇伴。類魔黨而百醜鈞陶，蹈祖庭而十方齊震。究理事以全該，統千差於一器。堪嗟初祖航海來，兩桂芬芳成禍胎。或曰即佛即心，何異鼠咬鐵釘。更云直指見性，奚啻背面捉影。屋裏老爺好快樂，休對癡人呈家活。指南掉北有來由，極談概不落沉浮。鳥啼花發玄中玄，雨雪交加復誰瞻。夜半怒雷聲海外，木人石女化機解。未萌已前逞神通，逗到空空空不空。莫挂一縷及一絲，識取根源豈外事。無陰陽地盡掀翻，師子窟中沒野干。休休休處更休休，打起精神直到頭。於中略有些微念，無量影子一時現。現此影子有何功，但恐落在坑塹中。轉得頭來有甚面，辛苦萬端方矢願。願有願無始終誤，可憐回互不回互。出入須知不自瞞，自瞞尤失信之端。從來箇事勿移易，要顯如來第一義。削乖心，除障弊，聖凡一體夫何忌。中外打徹最全備，地獄天堂任游戲。人讚仰，鬼神懼，佛祖龍天密符契，不可思議功德而護衛。

月幢了禪師語錄卷四(終)　板藏嘉興楞嚴寺經坊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